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2 ·

中國學術史講話

中國學術思想演進史

中國學術史綱要

上海書店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2 ·

哲學·宗教類

中國學術史講話

楊東蓀著

中國學術思想演進史

王伯祥

周振甫著

中國學術體系

王治心編著

上海書店

楊東莩著

中國學術史講話

本書據北新書局1932年版影印

中國學術史講話目錄

第一講 學術思想的萌芽……………一

概論——鬼神——術數——天——祖——洪範

第二講 學術思想的解放與分野……………二七

概論——學術思想的解放——老子——孔子——墨子——孟子
——稷下派及其他——莊子——荀子——韓非——六藝之學及
其他——

第三講 學術思想的混合與儒家的獨尊……………一〇五

概論——呂氏春秋——李斯——陸賈的賈誼——黃老之學——
淮南子——董仲舒——司馬遷——劉向劉歆——王充——鄭玄

——經學

第四講 道教的興起及其變革……………一五五

概論——道教的開創——魏伯陽與葛洪——道教的完成——道

教的分派

第五講 自然主義的特盛……………一六九

概論——代表這時代思潮的楊朱篇——唱清談之風的何晏王弼

——阮籍——陶淵明——葛洪——反對清談的范甯和傅玄——

經學及其他

第六講 佛教的輸入及其在中國的……………

發展與影響……………一九五

概論——佛教的輸入——諸宗的教義——佛教在中國學術上的

影響——儒佛道三教之爭

第七講 理學未興前學術思想界的傾向……………二二五

概論——文中子——韓愈——原道與排佛——柳宗元的三教合

一說，天論，及封建論——李翱的復性書——陳搏——劉知幾

——經學的變遷

第八講 儒學的大轉變——理學……………二五三

概論——理學家與佛學——理學的先導——濂溪之學——康節

之學——橫渠之學——明道伊川之學——晦菴之學——南軒之

學——東萊之學——象山之學——永嘉之學——永康之學——

文行之學——白沙之學——陽明之學——蕺山之學——東林學

派——經學與史學

第九講 西學東漸……………三〇九

概論——西學東漸的第一期——西學東漸的第二期——曆法

——天文——數學——地理

第十講 樸學……………三四七

概論——樸學的啓蒙時期——樸學的成熟時期——樸學衰落時

期——樸學的業績

第十一講 今文學與維新運動……………三七五

概論——今文學家的興起——康有爲與維新運動——維新運動

中的二個思想家——譚嗣同與梁啓超

第十二講 新文化運動……………四〇三

概論——新文化運動前國內思想界的趨勢及這運動的黎明時期

——劃時期的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奔放——思想的分野與

新文化運動的轉變

中國學術史講話

第一講 學術思想的萌芽

概論

中華民族有四千多年的歷史，牠的學術思想一定發生很早；牠最初就和苗族接觸，不久又和東夷族接觸，牠的學術思想中一定吸收了苗族和東夷族的成分。這些事實，都是可以斷定的；不過因為關於上古學術思想的情形，都只有傳說，而無可靠的記錄，所以我們對於這些情形，不能獲得確當的知識。司馬遷世爲史官，生當二千年之前，還說：『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刪書，也只斷自唐、虞；則唐、虞以前的情形，在二千年以前的人看來，就已經不大明白，就已經難以置信。因此，我們要對於上古學術思想的情形，寫成一個有系統而可置信的記述，便是一件很困難而不可能的事體。不過我們從詩、書、左傳、國語一類書籍的追述中，很可以看到春秋以前這個長期間學術思想的大概情形；所以以下就根據

中國學術
與苗族及
東夷族

這些書籍，分作四項來說：

(一)鬼神；

(二)術數；

(三)天；

(四)祖。

鬼神

宰。國語、楚語說：

原始時代，人類知識淺陋，以為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有神為之主

楚語中言
鬼神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然，民將能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齋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

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氏，無有要質。民匱於祭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民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復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祗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賜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上面兩段話，都是追述，當然不完全正確。相傳少皞是黃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黃帝之事既難置信，則這兩段記載少皞、顓頊的話，便多少也含有傳說的性質。但是，從社會進化史的眼光看來，人類在原始時代，却的確經過這樣的一個階段。當時人智淺薄，不解自然現象，不解生人之理，所以不得不把宇宙萬有，都歸之於鬼神。大抵當時的鬼神，不外天神、地祇、人鬼、物魘四者，這都不出乎自然

與靈魂崇拜

天神

地祇

人鬼

鬼神崇拜
與日常生
活

多神

崇拜與靈魂崇拜之外。周禮一書，本不可信，但是，牠敘大宗伯之職一段，却可以看出上古對鬼神崇拜的情形。牠說：

『以禋祀祀昊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案此即天神。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醴辜祭四方百物。』——案此即地祇。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案此即人鬼。

這種崇拜，都無不與當時的日常生活有關。得天時之和，所以拜天；受地利之饒，所以拜地；土可殖財，所以有社；穀可養生，所以有稷；山林川澤可以利人，所以拜山林川澤；至於人之有才能功烈爲人所崇拜者，死後即成爲神，也受後人的祭祀。又物之變異不常者，也認爲是神。凡此，都是生民不解自然現象與生人之理所致。

其次，從上面所引用的左傳與國語兩段話中，更可以窺見以下所述幾點：（一）

人格的神

政教不分

當時所謂神，一定是多神，所以說『制神之處位次主』；(二)當時所謂神，一定是擬人的，一定是具有人格的神，所以說『上下之神氏姓所出』，所以說神能降福受享，能憑降於人；(三)當時有專門事神的官，如覲巫宗祝之類，他們爲一部落中的最高主權者，和埃及的法老猶太的祭司長一樣，由此足見當時實爲政教不分。

術數

既信鬼神能夠主宰宇宙萬物，於是立術數之法，以探鬼神之意，以察禍福之機。漢書藝文志說：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序數術六種。』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

天文

歷譜

五行

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其能與於此？」』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旒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參卜筮。』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以上所述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六者，便是當時的術數，屢見

左傳中的
天文歷譜
五行

於春秋左氏傳中，今分述如下：

昭公八年：『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出。」』

昭公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

晉君將死。」』

昭公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吾見赤黑之稜，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

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

作，……其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其丙子若壬午作乎？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若我有瓊瑁玉瓚，鄭必不火。」』

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襄弘曰：「毛得

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

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喪其凶。」』

以上天文歷譜五行

莊公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媾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爲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將娶棠姜，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陳文子曰：「妻不可娶也。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以上著龜——案卜筮爲二術，卜以龜，筮以著。

桓公二年：『初，晉程公之夫人，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始兆亂矣，兄